

严锋： 音乐是心可以安放的地方



6月24日至7月1日，柏林爱乐乐团在首席指挥基里尔·别特连科的率领下，展开将近十天的上海之行。当我们走近这个与上海缘分匪浅的全球顶尖乐团时，我们也惊喜地发现了这座城市里众多个性迥异的爱乐之人。音乐与哲思，音乐与文学……无数的碰撞与激荡，凝练成他们对生活、对世界的理解与感悟。6月25日，“柏林爱乐在上海——柏林爱乐铜管室内乐团”复旦专场音乐会开演，新闻晨报·周到采访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，一起来看看他与音乐的故事吧！

好玩，是很多人对严锋的第一印象。既是为“好玩”，也是“好”玩之人。除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学术身份，他也是有超过500万粉丝的网络大V，知名的游戏迷、技术控，古典音乐发烧友和吉他爱好者。而在众多的爱好中，音乐对他而言，又有别样意味——既是家学渊源，也是生活的滋养。

“我始终认为，音乐对一个人最大的影响是对其内在品质的塑造，好的音乐可以给人慰藉，成为宣泄情感的出口。音乐带给人们希望和力量，滋养心灵，激励人们更坚强快乐地生活下去。”在一次与新闻晨报·周到的对话中，严锋如此形容音乐之于自己的影响。

那么，在这个变化而喧嚣的时代，音乐还意味着什么？在科技与音乐的关系越来越引发争论的时候，严锋又是怎样看的？

过去与现在

严锋有关音乐的文字，常常能读出音乐的律动感，就像陈村所评价的，“他写得放松，将音乐和乐器谈得娓娓动听”。

分享“听单”，他给出俏皮的主题，比如推荐“让人一大早从床上一跃而起的古典音乐”，瓦格纳《女武神》是“大杀器”一样的存在；看到钢琴家王羽佳获得格莱美最佳古典器乐独奏奖，他第一时间在音乐软件上打开获奖专辑，一边隔空庆祝，一边和网友分享软件对于音响发烧友的妙用；谈论为什么要听音乐，他说“音乐是所有这些声音中最好的一种”，“作为当今世界上硕果仅存的神秘现象之一，音乐仍然令我们头皮发麻，肃然起敬”。

这当然和父亲辛丰年（笔名，本名严格）的影响有关。作为影响了一代古典音乐爱好者的乐评人，辛丰年提倡人们纯粹地听音乐，“有决心做一个真心的、动感情的听众，你才能自觉养成严肃倾听的习惯”。

说来也巧，严锋与音乐，也有类似心路历程。大学时，他加入了在“校园里傲视群雄”的音乐俱乐部。起初，这是为着一点获得谈资、展现修养的朦胧渴望；后来，他越听越多，父亲早年偷偷录制的古典乐磁带、电台源源不断送来的音乐食粮，他一次次地聆听、录制，翻来覆去。直到有一天惊觉，能听的作品他几乎都听了，“我喜欢的作曲家和作品越来越少，我听的范围越来越窄，但是热爱的程度越来越深”。

1980年代席卷全民的吉他潮，同样加深了严锋与音乐的联系。一开始，他在学校的“初级班”学吉他，后来，他自学拿到了上海首届大学生吉他大赛的鼓励奖，现场弹奏的维拉·罗伯斯的前奏曲第一号，就是跟着电台里播放的音乐会录音学成的。

如今回头看，他认同“听”和“演奏”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验，“听音乐与自己演奏音乐，这个差别就像看别人跳舞和自己跳舞，看别人玩游戏和自己玩游戏。”这种知行合一的感触，让他感悟音乐较其他艺术而言那份望尘莫及的“可重复性”——除了《红楼梦》这样的经典，人们很难反复重读文学名著，但音乐爱好者却能把好作品听上百上千次。“这就是为什么它几千年来常盛不衰的奥秘所在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文学界一片‘巴尔扎克已死’的喧嚣的同时，音乐界却听不到任何‘贝多芬已死’的声音。没有人能解释音乐的这一惊人特性。”

再后来，当他把视线投向人生，音乐又让他理解了父亲对精神世界的沉浸，理解他不管遭遇什么样的人生际遇，都能活出自己的价值和快乐。而在

严锋自己为人父时，他又从孩子身上看到了音乐治愈的力量，看到了一脉相承的、天性至真的美与善，“在历史上，永远会有这样一些人，他们可能就是非常少数的，甚至被他人看作是一种另类、不合时宜的人，但他们的存在是有意义的。”

选择与体验

“过程”，是这两年严锋偏爱的词汇。用“过程”的概念看待文化艺术，往往能看到“创造”的发生。就好比AI等新技术之于音乐，并不仅仅意味着“取代”和“颠覆”，反而会让人更认识到体验本身的美好与意义。

这份感悟，始于严锋与吉他的重逢。在漫长的暂别之后，他重新练习，会努力录下视频和网友分享，也会有点“较真”地请求至少戴上耳机再听。他形容自己终于豁然开朗地为爱琴一掷千金，“一琴在手，别无所求，越弹越爱”。对他来说，这是一件“自我的乐器”，“可以让人沉浸在喜欢的音乐中，拥有一个‘面对自我的时刻’”。

去年春天，学钢琴的梦也唤醒了，原因则是电子钢琴技术的发展。早在1990年代就花1500元“巨款”买声卡搭配286电脑、尝试用BASIC语言写MIDI音乐的他，现在感受到了物理建模可能给钢琴演奏带来的突破性改变。于是，他翻出了雪藏了十几年的MIDI键盘，买下了能还原几十台世界名琴效果的最新软件，给电脑接上了音响，弹琴的念头挥之不去，“在自己家里尝尝斯坦威、贝希斯坦、波森道弗这些既买不起家里也放不下的世界名琴的滋味，尝尝在卡内基、金色大厅弹琴的感觉。”

学吉他也好，学钢琴也罢，这是音乐与科技天然的魅力，亦是严锋在经历了挫折与黯淡时光后的主动选择。“我们选择我们喜欢的人，选择做对的事情。如果这些选择有困难，我们至少可以选择我们喜欢的东西。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选择一点我们喜欢的东西，那至少世上会多一些欢喜，多一些和谐，多一些积极的确定性。也许我们也会因此更容易接近我们喜欢的人，更有力

气去做我们认为是对的事情。”

这和他对音乐的理解是一脉相承的。在他眼中，音乐真正的奥秘是欢乐——即便，人们也能在音乐中听到痛苦，听到拼搏，听到拷问。“音乐的精髓是欢乐，但这不是粗俗的乐趣或‘喜洋洋’式的快乐，甚至可以说不是任何一种世俗的欢乐。这是一种神秘的、无可言状的、与天堂婚媾般的欢乐。”

所以，在“被淘汰”成为现代人普遍的迷茫与恐惧的今天，身为音乐迷与技术控的严锋反而是乐观的。他相信，只要抓住艺术的本质，人永远不会被取代，艺术永远不会被消亡。“我知道AI已经给我带来什么，那就是我重新开始练琴，让我更珍惜自己的体验，身体的感觉，创造的乐趣，过程的意义。这些都是AI不能代替我做的。”

他笃定，文学艺术会变成每个人自己的创造，“AI也许能代替我创造，但是它不能代替我来体验”。所以，回到那个老生常谈的：文学有什么用，音乐又有什么用？它们未必能创造GDP，也不能推动科技的发展。

但严锋说，这一切都“太有用”，甚至不能以“有用”来涵盖，“那其实是太小看了。它是一种价值、一种意义，是能够让我们安心，把我们的内心能够安放的地方。”

文/晨报首席记者 曾索狄
图/受访者供图
制图/特级首席美编 黄欣

